

世界/中/短/篇/小/说/经/典/书/系
hijiezhongduanpianxiaoshuojingdianshuxi

杨冬 宋民 主编
经典是不畏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
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沉重的时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沉 重 的 时 刻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- 主 编 | 杨冬 未民
出 品 人 | 张四季
责任编辑 | 陆 风
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
电 话 | 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39
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 |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| 1200 千字
印 张 | 65 印张
版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| ISBN 978-7-5387-0888-2
定 价 | 298.00 元(全 10 册)
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

序 言

古人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难。科技的车轮正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世界，终日在电脑和千奇百怪的机器前忙碌的现代人，用电线、光缆、轨道或航线，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。点击鼠标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把自己随意粘贴。

面对异域文明，缺少了读万卷书的底蕴，我们不仅频繁遭遇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尴尬，更不断积聚着那些源自心底的陌生。为此，我们渴望一种深层的理解，渴望一种心灵的融通；渴望一种旅行方式的回归——行万里路前，先在精神的行囊里放几本书，以让心灵和脚步行得更远。心灵的远足，不要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不要悬梁刺骨，凿壁偷光，也不要手不释卷、红袖添香。心灵的远足，只须在不经意的闲暇里读几部经典。
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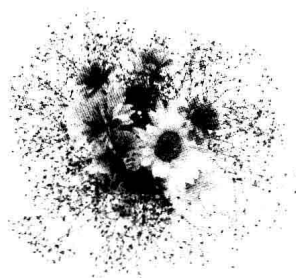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沉重的时刻	1
卡门	15
死者	103

沉 重 的 时 刻

〔德国〕

托马斯·曼



沉重的时刻



Shi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他^①从书桌旁,从他那小小的、摇摇晃晃的带抽屉的书柜旁站起来,他象一个绝望的人一般,垂着头,向对面屋角上的炉子那儿走去。炉子又长又细,象条柱子。他把手故在磁砖上,但是砖已经完全凉了,因为早已过了中夜。他没有能够得到他追求的那一点儿幸福,就把背靠在壁炉上,咳嗽着,把睡衣的下摆拉在一起,从睡衣的胸前露出了褪色的绉花胸巾。他用力擤鼻子,想呼吸到一点儿空气;因为同往常一样,他又伤风了。

这种伤风很特别而可怕,他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它。他的眼皮发炎,鼻翼完全肿了。这种伤风压在他的头上,他的身上。就象喝醉了酒一样,沉重而不愉快。几个星期以来,医生严禁他离开屋子,难道他现在感到没有劲儿,感到沉重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天晓得,幽禁对他有什么好处呢?他一直感冒,而且胸部和下身抽搐,说不定这也是必然的。几个星期以来,真正是几个星期以来,耶那的天气坏得让人憎恨。人们的每条神经都感到阴沉、忧郁、清冷。十二月的寒风,在烟筒里呼啸,放荡而狂悖,听起来象灵魂在黑夜的草原里,在狂风暴雨中,在漂泊中呼吁。医生的这种幽禁并不好,对思想来说,对产生思想的血液的律动来说都是不好的。

六角形的屋子里空荡、简陋、不舒服。天花板是刷白

^① 指的是德国大诗人席勒。

了的,烟草的雾气在上面飘荡着。糊着斜纹格子纸的墙上,挂着一幅装在椭圆镜框里的侧面像。屋里还有四、五件细腿的桌椅。在书桌上。在稿纸前面,点了两支蜡烛,屋子里充满了蜡烛的光。红色的窗帘挂在窗框的上部,象旗子一样。窗帘只是对称地折在一起的棉布;但是它们是红的,看上去很温暖,鲜艳。他爱这窗帘,永远也不想离开它,因为它们把丰满、充沛、洋溢着生命力的东西带到他的寒伦得可笑的屋子里来了。

他站在炉子旁边,向他的作品迅速而痛苦地瞥了一眼。他从它那里逃出来,这个负担,这个压迫,这个良心的痛苦,这个要喝干的海洋,这个可怕的任务,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,他的天堂和地狱。这作品慢慢地进展,遇到困难,停住了——一次又一次!天气应该负责,他的感冒和疲倦也应该负责。难道他的作品也应该负责吗?或者这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幸的、注定要绝望的主意吧。

他站起来,为了要使他与那稿子之间有一些距离。因为离稿子远一点儿常常使人能够概观全面,能够对材料有更广的视野,能够想出办法。是的,有这种情况,当人们离开斗争场所的时候,一种轻松的感觉能使人兴奋。而且这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兴奋,就仿佛人喝烧酒和浓烈的黑咖啡一样。——小杯子就在桌上。它能不能帮助他克服障碍呢?不,不,不可能!不但是医生,另外一个人,一个地位



更高的人也劝阻过他，这个人在魏玛^①，他带着渴慕的敌意爱着他。这个人是聪明的，他知道怎样生活，怎样创造；他不折磨自己，他对自己爱护备至。

屋子里是一片寂静，只能听见扫过小巷的风声，以及打在窗子上的雨声。所有的人都熟睡了，房东和他的眷属，绿蒂和孩子们。只有他一个孤独地醒着，站在那冰凉的炉子旁边，痛苦地看着他的作品。病态的不满足。让他对自己的作品失掉了信心。——他那白色的脖子，从领带里长长地伸出来。在睡衣的下摆中间，可以看到他那向里弯曲的腿。他的红色的头发，从那高而娇嫩的前额f旬后梳，一缕一缕的盖着耳朵，显露出太阳穴上带有青筋纹理的鬓角。在高大而弯曲的、尖端苍白的鼻梁上面。比头发颜色还要浓的粗眉毛。几乎紧连在一起。这就使得凹进去的受了伤的眼睛，投出来的目光带着点悲哀的神气。他被迫张开薄薄的嘴唇用嘴呼吸。他那长着雀斑和因为在屋子里呆得过久而苍白的脸颊。肌肉松弛。还微微下陷。

不，失败了，一切全没有了！军队应该表现出来！军队是一切的基础！能把军队带到人们的眼前来吗——伟大的艺术手法能不能让人们想象到它呢？而且英雄也不是英雄，他下贱而冷酷！结构是假的。语言也是假的，它是一堂干燥的、呆板的历史讲义，宽泛、单调，根本不能

① 指德国大诗人歌德。

上演！

好，完了。一次失败。一个没有成功的尝试。破产。他要写信给刻尔纳^①。那个善良的刻尔纳。他相信他。他像小孩子似地相信他的天才。他会嘲讽，乞求、吵闹——这个明友；他会提醒他想到卡洛斯^②，它也是从怀疑、困苦和变化中产生出来的，而终于经过了一切痛苦，证明自己是一件杰出的、一件可赞美的东西。但是那情形跟这不同。当时他还是一个用幸福的手去攫取东西而求得胜利的人。犹豫呢还是战斗？噢，是的，他以前病过，比现在病得厉害。他是一个贫乏的人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厌世者，一个被压迫的、几乎没有人同情的人。但是他年轻，他还非常年轻！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低，他的精神是高昂的。在长时间的痛苦之后，跟着来的是信心坚定，内心充满了愉快的时候，这种时候不再来了，很难再来了。有时候，在夜里，他忽然在一阵兴奋中看到。如果他能够永远享受这种恩惠的话。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的兴致象火一般地燃烧起来，但是这样一夜之后，要付一个星期之久阴沉、麻木的代价。但倦了。他只有三十七岁，但是已经快到头了。他失掉了对将来的信心，这信心就是他痛苦中的明星。事情就是这样子，这是一种绝望的真

① 刻尔纳是席勒的好友。

② (唐·卡洛斯)是席勒的名剧之一。





理：他认为是患难和考验的，痛苦和空洞的年代，实际上却是丰富而有收获的年代；现在呢？因为已经获得了一点幸福，因为他已经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纵无羁转入循规蹈矩，转入小市民的生活，有了工作，有了荣誉，有了妻子，有了孩子，现在他松了劲儿。完蛋了，失败和失败——给他留下的就是这些。

他叹息，用两手捂着眼睛，着了魔似的在房子里走着。他刚才想到的是那件可怕，他不能停留在刚才产生这些思想的地方。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，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两膝中间，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地板。

良心……他的良心喊得多响啊！他又犯了罪，在过去这些年，他对自己犯了罪，他对他脆弱的身体犯了罪。年轻的放纵无羁的生活，不眠的长夜，在充满了烟草的雾气的屋子里过日子，过分的饮酒，忘记了自己的身体，用这种麻醉剂刺激自己的工作——这些如今都得到了报应！

如果得到报应，他就要抗拒那些神们，因为这些神给了他罪过，又来加以惩罚。他应该怎样生活，他过去就这样生活过了。他没有时间变得聪明，没有时间来仔细考虑。在这里，在他胸膛上，在他呼吸、咳嗽、打哈欠的时候，永远在同一个地方，他感觉痛苦，这是一种魔鬼似的刺人的小警告。自从五年前他在艾福特得过流行性感冒，得过那种急性胸病以后，这种警告永没停止；——它要说些什么呢？实在说，它要说些什么他知道得非常清楚。不管医

生怎样讲,他没有时间来顾惜自己,来讲仁义道德。他要做什么,就得立刻做,今天就做,迅速地做。仁义道德吗?但是为什么正是罪恶,正是对那些有害的、摧残身体的事情的偏爱,他看起来却比一切的聪明智慧和冷酷的循规蹈矩更合乎道德?道德不是良心的可卑的机谋,而是斗争和艰难,激情和痛苦。

痛苦……这个字使他的胸襟变得多么开阔呵!他伸直了身体,把胳膊交叉起来,他的眼光在微带红色的几乎连在一起的眉毛下面,透露出美丽的哀愁。他还不算不幸,还不算太不幸,只要还有可能给他的不幸一个骄傲而尊贵的名称。有一件事是必需的:要有勇气,把伟大美丽的名字给他的生命!不要把他的痛苦归咎于屋子里的空气和便秘!要有足够的健康,以便鼓舞起热情使自己的目光和感情超过身体上的限制!即使在别的地方是世故的,但是在这里要天真无邪!要相信,要能够相信痛苦……但是他的的确确相信痛苦,相信得这样深刻,这样诚恳,以致于在痛苦中发生的一切事情,根据这种信仰看去,既不是无用,也不坏。他将眼光投向稿子,把胳膊交叉起来,紧紧地压在胸部。才能——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吗?如果说桌上的那个该死的作品使他痛苦,那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几乎是一个好的征兆吗?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才能来炫耀,假若他炫耀的话,他的疑惑就真正开始了。只有生手和外行才炫耀,容易满足和无知的人才炫耀。这些人是不在才能



的羁绊和控制下生活的。因为才能，你们住在最下层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呵^①！才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本领。归根结蒂，它是一种需要。一种对理想的艰巨的探求，一种在痛苦中产生并提高它的能力的不满足。对最伟大的人，最不满足的人来说，他们的才能就是最严峻的鞭策。——不要抱怨！不要夸耀！要谦虚地忍耐地想到人们已经承担的一切！假如一个星期以内，连一天，一个小时都不能没有痛苦，那该怎么办？不要重视那些负担和成绩，那些要求、控诉和困苦，要蔑视它们——这就是使人伟大的关键！

他站起来，拿来鼻烟盒，狠狠地闻了一下，然后背起手在屋子里急促地走起来，烛光在他带动的风中摇晃。——伟大！不平凡！征服世界和永垂不朽！一个永远不能为人所知的人的所有的幸福，同这个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？要出名；——要为全世界的人民所知道，所爱戴！你们胡说八道地谈到利己主义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一个梦和这个要求的甜蜜！一切不平凡的东西，只要它忍受痛苦，都是自私自利的。它说：你们自己要看一看，你们这些没有使命的人，你们在世界上，生活得很愉快吧！荣誉感说：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？它应该使我伟大！

他那大鼻子的鼻翼鼓起来了。眼睛里射出了威胁的

① 有钱的人震都住在楼房下层。

光。他的右手深深地插进睡衣里，同时垂着的左手攥起了一个拳头。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阵红晕，一缕火焰从艺术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喷发出来。他那种对自我的狂热在他内心里不可消灭地燃烧着。他认识这种神秘的爱的陶醉。有时候他只需要看看他的手：就能够充满了兴奋的、温柔的感觉，他决心把他才能和艺术方面的武器完全为它施展出来。他可以这样做，这里面没有什么卑鄙的东西。因为比自高自大更强的是那种意识，意识到他要为一些更高的东西，不是为了报酬而只是由于必要，忘我地把自己消耗净尽，把自己牺牲。这就是他的野心：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伟大，也没有人能为了这崇高的东西忍受更多的痛苦。

没有人！——他站住了，用手捂着眼睛，上身稍微倾斜。他要躲开，他要逃避。但是他在心里已经感觉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的刺激，就是想到另外那个人，那个光明的、满足于触觉的快乐和感官世界的实际的神一般不自觉的人，那个在魏玛的人，他用一种渴望的敌意爱着他^①。同平常一样，他又陷入极大的不安中，又急躁，又热心，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在活动，因为他想到，他要保卫他自己的品质和艺术家的人格，来反抗另外那个人。那个人真是伟大些吗？在哪点？为什么？假如他胜利的话，难道他是

^① 指歌德。



白白地耗尽心血吗？他的屈服会成为一个悲剧吗？他也许是一个神，而并不是一个英雄。但是做一个神容易，做一个英雄却很难！比较容易……另外那一个人比较容易！他用聪明的、幸福的手把认识和创造分开来。这可能就使得他愉快，没有痛苦而能生产。但是假如说，创造可以有神性的话，那么认识就是英雄精神，一个神和一个英雄合起来就是在认识中创造那个人！

向往困难的意志……人们想到了没有，一句话，一个严格的思想会让他忍受多大的限制？因为他终究是个无知的、受过很少训练的、迟钝的、热衷的梦想者。

写一封尤里乌斯^①的信比写最好的一幕戏都困难，——而那几乎因而就是较高的吗？从内在的创造力对题材、素材、表现的可能性的最初有节奏的冲动——一直到思想，到形象，到单个的字，到写成行：这是多大的斗争啊！多大的痛苦的过程啊！他的作品就是对形式、形象、界限、具体的憧憬，对那个人的明朗世界的憧憬，那个人直接用神一般的嘴，把明朗的事物都指名呼唤出来了。

但是他仍然对那一个人怀着抗拒心：谁是一个像他一样的艺术家，像他一样的诗人呢？谁像他一样，从一无所有中，从自己的胸膛里创造呢：一首诗在从现象世界里面

^① 1786年，《泰丽雅》杂志曾发表席勒的《哲学书简》，书简的形式是两个朋友的通信：一个是尤里乌斯，即席勒本人；一个是拉法艾尔，即刻尔纳。这些书简反映了诗人醉心于康德哲学。

取得形象和外衣之前很久,不是作为音乐,作为存在的纯粹的原始形象,在他灵魂内产生出来的吗?历史、哲理、热情,只是手段和借口,是那些事物的手段和借口,这些事物跟上面那些没有什么关系,而是产自奥尔菲斯^①的深处。字和概念只是他的艺术天才为了奏一首乐曲而弹的琴键,——人们知道这个吗?他们非常赞美他,这些好人,赞美他的弹奏琴键的思想力量。他最爱说的话,他最后的热情,他那用来号召人们走向灵魂的最高的堡垒的大钟,引诱了很多。自由,——他对它的了解比那些欢呼的人们也多,也少。自由——这是什么意思呢?总不是在王侯的宝座前那么一点市民的光荣吧?有一个人用这个字所想到的一切你们都能梦到么?从什么地方得到自由呢?到底从什么地方呢?也许还是从人类的幸福,那丝的镣铐,温柔丽美丽的债务那里吧。

从幸福那里……他的嘴唇抽搐起来;就仿佛他的目光转向了内心。他慢慢用手捂住了脸。他走进隔壁的屋子里,淡蓝的灯光从挂灯上泻出来。花布帘子静静地遮盖着窗子。他站在床边,向枕头上那甜蜜的头弯下腰去……一缕黑发盘曲在腮上,腮上发出珍珠般的光泽,孩子似的嘴唇在沉睡中张开来……我的妻!亲爱的!你追随我的渴

① 奥尔菲斯是希腊神话中天才的歌手和竖琴圣手,他的音乐能感动禽兽和木石。